國朝寶鑑 十二
仁祖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四

仁祖朝一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

諱倧字和伯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乙亥誕降于海州府舍在位二十七年崇禎己丑五月八日丙寅昇遐壽五十五葬長陵在交河

癸亥元年春三月 上以 昭聖大妃懿旨即位于慶運宮之別堂 上 宣祖大王之孫 元宗大王君定遠長子 母仁獻王后具氏當

宣祖乙未倭警未已　仁獻王后以連珠郡
夫人住于海州誕　上於府舍是夕赤光照
耀異香滿室姿表異凡右股有黑子無數明
年春見于　宣祖宣祖奇之曰是漢祖之相
勿洩也親命　上諱及小字比長聰明仁孝
弘毅有大度累階封綾陽君益自謙晦至是
光海主淫虐日甚奸凶用事百姓塗炭大殺
永昌大君㼁及　上季弟綾昌君佺　大妃
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等幽閉　母后于慶
運宮去其位號以兵守之禍且不測　上俯

仰時事痛倫彝之斁絶宗社之將亡往往爲
之泣下會武臣李曙申景禛具宏具仁垕與
文臣金瑬李貴崔鳴吉張維及儒生沈器遠
金自點等密謀擧義旅定大策廢光海主推
戴 上議既定曙爲長湍府使請設山城於
德津因聚鍊軍卒約日起兵與伊川府使李
重老會兵于坡州人有上變於光海主者光
海主方與後宮酣飮留其事不下是夜 上
率親兵迎曙軍於延曙驛人以爲延曙名驛
前定已久云遂斬彰義門而入光海主聞變

踰苑而走　上御仁政殿階上召集百官誅
光海嬖人朴鼎吉朴弘道及尙宮金氏屛輦
衛乘馬而行詣于慶運宮都民爭覩歡呼曰
不圖今日復見聖世相與揮涕初　上之入
都也送李時昉等以擧義之意告于　大妃
及　上至宮　大妃命設　先王虛位御寢
殿垂簾置大寶于床宣敎趣嗣君入　上入
庭大哭從臣亦哭　大妃止之曰此宗社大
慶何哭之有仍敎諸臣曰十年幽閉不意復
見今日疇昔之夢　先王語予以此事今頼

卿等倫彝復明也遂命內侍奉大寶傳于
上且命灑掃別堂曰此 先王視事之所也
上遂讓再三乃即位于別堂率百官陳賀于
大妃冊夫人韓氏爲王妃受賀頒教大赦悉
罷營建儺禮火器等十二都監放禁府刑曹
枉被囚繫者盡釋戊申以後罪錮之人死者
復官致祭遠近大悅時楊州牧使朴安禮水
原府使趙有道起兵勤王聞反正之報皆罷
去勳臣以爲言 上曰爲守令聞變勤王職
耳可賞不可罪其勿問○誅李爾瞻韓纘男

鄭造尹訒白大珩李偉卿李弘燁朴燁鄭遵
金純池應鯤等皆光海時亂政助成廢母事
者也時燁為平安監司遵為義州府尹純應
鯤為諸道調度使遣禁府都事誅之○安置
廢主光海君及廢妃于江華府廢世子祬及
廢嬪于喬桐府初光海主及祬走匿于民家
將士舁至 大妃數其三十六罪命告廟社
乃教于 上曰此宗社之罪人家國之讎賊
盡置諸法以明春秋之義也 上柔聲婉色
反復譬曉 大妃意解 上遂命出置江華

使其廢妃韋姬皆從之豐其廩食繼其衣服
數遣中使問遺相屬○設扈衛廳以李貴為
大將申景禛為副沈命世等為從事官○追
復永昌大君㼁臨海君珒綾昌君佺延興府
院君金悌男等官爵遣承旨鄭岦迎延興夫
人盧氏于濟州飭沿路護行○上將行親政
先命卜相以李元翼為領議政乃以申欽為
吏曹判書李廷龜為禮曹判書徐渻為刑曹
判書吳允謙為大司憲鄭經世為副提學金
長生為掌令張維李植為吏曹佐郎鄭蘊為

獻納金德諴為司諫鄭弘翼為大司成元翼
時年七十七與鰲城府院君李恒福力爭光
海廢母之舉被謫洪川欽渻皆 宣廟顧命
七臣中人廷龜亦廢錮有年藴德諴弘翼皆
上䟽諫廢母事而被竄者也識者以為天下
精英之氣盡萃朝廷金瑬賀曰親政始自
世祖朝今 殿下即阼之初舉而行之真盛
事也○時本宮奴有作弊於外者命斬之以
徇○以金藎國為平安道觀察使先是藎國
聞李曙起兵言于朴承宗請逮捕設鞫幾誤

事機至是 上命為是職時人益服 上之
立賢無方及蓋國辭陛 上召語之曰西路
纔經朴燁暴酷守令亦多貪虐民生如在水
火卿其寬以撫之仍命罷本道進供之物○
鄭仁弘伏誅仁弘受業曹植之門以私憾力
排李彥迪李滉為士論所棄遂與爾瞻交結
以至入相凡光海亂政仁弘實賛成之至是
校理李明漢司諫李聖求等言仁弘假托山
林專事陰詭主張廢母之論釀成凶賊之禍
請拿鞫置法從之○都承旨李德泂奏曰古

之帝王雖航海之時猶講大學今當臨御之初日御經筵講論治道實爲急務向使廢君頻接臣隣廣詢治道則雖如爾瞻之奸焉得以惑之且請保全廢主毋濫殺奸臣之餘黨
上皆欣然嘉納德洞當反正之夜與輔德尹知敬爲將士所押至植立不拜左右以 上擧義告之始四拜首陳保全舊君之論至是又申前言 上甚韙之○領議政李元翼入朝 上命二宦扶掖上殿問方今急務得人爲先卿久於外間有遺逸之士否元翼對曰

臣在道聞　上所進用皆賢能之士朝廷之
用人如此賢才自當輩出豈區區於事爲之
末而爲治哉仍請勤聖學以清本原示無私
以公服人　上皆嘉納又命扶掖下殿夜漏
已四刻矣○尊　定遠君爲定遠大院君連
珠郡夫人爲連珠府夫人移奉　府夫人于
梨峴宮改稱啓運宮○設裁省廳李元翼請
減陳田之稅充軍額之闕杜防納之弊又言
國用浩繁宜先裁省量入爲出擇堂郞各一
員句管議定從之○上御朝講禮曹判書李

廷龜大司憲吳允謙等請復成渾官爵仍賜
祭于李珥成渾明示好惡 上從之○罷女
樂焚沉香山軒架雜像於通衢皆光海時費
民力造成者也○命張顯光金集朴知誡不
拘資格並授六品官使之駕轎上來又命廢
朝時直言被罪儒生趙慶起洪茂績金堉趙
絅姜鶴年朴知讓等二十三人除職○獻納
李敬輿言戚屬干政為曩時痼弊當此建極
之初宜戒膴仕之弊而日昨洪憙以戚屬除
守令漸不可長 上曰予亦悔之遂寢其命

○以張晩爲八道都元帥出鎭關西○夏四月　上親祫于太廟○上引見三公金吾堂上兩司長官命誅柳希奮希發朴應犀等廢母時疏頭及獨疏人外分輕重論決○分遣御史八人于諸路宣諭德意問民疾苦○命致祭于權韠趙守倫崔沂黃赫等四人皆寃死於廢朝誣獄者也○是月旱　上下教責躬避殿減膳親禱雨于社稷○命依宋朝文彥博故事李元翼五日一朝內外給扶元翼上疏辭○追奪朴承宗父子官爵籍産如法

○五月　上親酌獻于先聖試文武士○禮曹啓曰宋英宗之於仁宗我　宣祖之於明廟皆叔姪行故稱濮王德興爲伯叔倫序順事理明今我　聖上以孫繼祖而考位則闕焉正與漢宣帝略同宣帝於史皇孫稱皇考入寢園不置後但皇字未免嫌貳故程子謂之失禮亂倫今若稱考不稱皇稱子不稱孝別立支子主祀其祀典封號一依德興之例則重統報本之道庶乎兩盡也命大臣儒臣議大臣李元翼鄭昌衍等如禮官言儒臣

金長生上䟽言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
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道今 殿下直承
宣廟之統則何可謂考位闕乎漢宣帝繼昭
帝之後而尊所生爲皇考議者謂以小宗合
大宗之統而不是之程子言其亂倫失禮亦
以傍親不可加考字非以皇字爲非皇者乃
大字之義也 上曰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
父然後有身豈有有祖而無父之理乎朴知
誠言當追尊大院君配享于宗廟時議大駭
之於是從禮官大臣議○命弘文館以聖學

十圖及洪範無逸作屏以進置諸左右○中禁僧尼入城及市井騎馬○命金長生朴知誠等常祿外加賜食物○毁仁慶宮廢朝時所建也其納石納基而陞資者悉削其資○超拜儒生趙漫六品職先是漫抗疏諫廢母事被拷掠幾死竄配絶島故有是命○掌令金長生持平朴知誠等以年老乞歸 上慰諭不許長生陳勉聖學正士習慎終始之道
上嘉納尋置國子司業班司藝之下直講之
上以長生知誠及張顯光爲之○以鄭曄爲

大司成　上諭之曰顧卿久於是任丕變士
習曄請令館儒讀近思錄學儒讀小學又請
擇學術精明之人謂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
導之責并從之○上御朝講司諫趙誠立極
言宮禁不嚴戚畹縱恣其漸不可長且曰如
金自點之特授持平竊恐羣下窺　殿下之
淺深也　上動容稱善曰官以諫為名則必
須攻人主之過失如誠立者可謂盡其職也
○命抄內寺奴三分一充束伍軍以備徵發
○以李曙為摠戎使曙請除長湍軍兵之徭

役盖以其始事於擧義也　上曰王者之政不可偏私遂弗許○賜几杖于領議政李元翼元翼以老病求遞不已　上以其進退係國家安危而弗許乃有是命○六月副提學鄭經世於經筵請令文臣專意禮學臨講論難使國有大禮㕘攷裁定　上可之○命改修
宣祖實録初李恒福李廷龜等撰定
宣祖實録及李爾瞻用事以李山海爲摠裁盡劉初藁改撰實録顚倒是非故有是命○以李适爲平安兵使兼副元帥留鎮寧邊㕍

張晩節制○秋九月行耆英宴修 先朝故
事也時耆老所啓言每歲春秋令節行耆英
宴載在法典近因國家多事廢之久矣今於
領議政李元翼賜几杖之時兼行耆英宴亦
足爲千古美談也 上可之宣醞賜樂○分
遣暗行御史李命俊張維金時言等于諸道
廉訪監兵使守令之不法○遣官致祭于箕
子廟及高麗忠臣鄭夢周吉再之墓○設三
道大同廳置郎廳四員分掌其事先是光海
朝李元翼欲革貢賦防納之弊請設宣惠廳

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俵
給京司私主人使自貿納而優其價使主人
亦得以自資先試圻內小民皆便之唯巨室
豪户失其防納之利百道沮撓竟不得推行
諸道至是元翼建請設廳行三道大同之法
以朝議有異同止行於江原道○冬十月選
文官之有文學者李敏求趙翼任叔英吳䎘
李明漢鄭百昌金世濂張維李植鄭弘溟等
十人賜暇讀書于湖堂○以李貴為判義禁
上命陞知義禁李貴一品階問職次於吏曹

判書吳允謙允謙對曰義禁府以品秩陞降
判義禁當爲二員○閏月兵曹判書金瑬奏
曰義州別將李傚命洪瑊厭避邊將圖得請
簡縱恩於臣請罪二人以懲之 上問送簡
者誰也瑬以李春元李時白對 上命傚命
瑊春元時白並充軍西塞時白李貴之子也
貴上疏乞被不能教子之罪 上優批慰諭
賜時白山羊皮衾曰遠赴塞上以此爲備寒
之具○策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三人賜鐵
券會盟○遣承旨釋典獄署輕囚以日寒也

○命致祭于故安陰縣監郭䞭䞭壬辰倭亂殉節於安陰者也　宣廟朝贈兵曹參議至是鄭經世以爲言故有是命○十一月命除教授閔裕中職卽　上幼時受學者也○十二月白虹貫日教曰自予忝位以來人事多愧於下天譴宜見於上而昨日之變尤酷靜省咎徵罪實在予痛心靦面罔知攸濟惟我大小臣僚勿以予爲無可與言須念　祖宗之積德盡言無諱邦國不寧臣民亦豈安乎予雖不敏當改過遷善以答天譴

甲子

二年春正月司諫院啓言臺諫受耳目之寄而近來軍國刑獄之事皆不與聞雖欲糾劾不可得矣請令注書撮要書送于兩司城上所從之○命致祭于故生員李顯門顯門當廢朝時見凶徒之在大學者議上廢母之䟽揚言譏斥被拿拷死至是遣官祭之○備邊司啓言李貴守松京時募兵二百六十餘人稱為御營軍人皆樂趍未幾貴遆職已募之兵還散可惜請以貴為御營使新留守趙存性為副使依貴約束更加募集操鍊以備

緩急從之○副提學鄭經世應旨上劄條陳時弊一大同䂓設之後各邑出役尚如前日宜一遵事目也一講節用之策行薄歛之政上自祭享御供下至百官廩祿幷宜裁減也一悉取中外諸般逋欠並行蕩滌也一停南方軍兵之徵赴西塞也並從之○平安兵使李适與龜城府使韓明璉舉兵反以李元翼為都體察使李時發為副往征之初适自以反正時大將意望不淺及錄靖社勳次於李守一之下而守一為兵判适為判尹方諸勳

臣之入侍也惡金瑬在上座却立睨視全無敬謹之意未幾出為平安兵使益怏怏怨望陰懷異圖遂與其子栴及明璉謀逆前教授文晦上變告 上遣禁府都事高德祥沈大臨宣傳官金之壽中使金天霖等先命拿栴以來适盡殺德祥等與明璉率衆數萬以降倭為前導直向京師中外震駭 上遂命元翼時發為都副體察使守一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元翼請自出戰 上不許令時發率守一往禦之又使完豐君李曙鎮開城府御

營使李貴守臨津以防賊路且徵八路兵入援○命起復金尚憲李時白李時昉具宏及東陽尉申翊聖達城尉徐景霱尚憲景霱上疏乞終喪翊聖請以縗服從軍許之○二月上奉　大妃幸公州賊兵至豬灘坡州防禦使李重老豐川府使朴榮臣瓮津縣監尹廷俊等力戰死之賊從間路趨臨津臨津師潰御營使李貴疾驅還京與諸臣力贊南遷之策於是　上奉　慈殿及廟社主幸公州适與明璉入據京城推戴宗室興安君瑅僭號

爲僞主○都元帥張晩等追及賊兵於京師
大破之适明璉瑅等皆伏誅适亂悉平初适
自負其勇視朝廷若無人惟憚晩及鄭忠信
率兵由适路直向京師忠信時爲安州牧使
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自詣晩軍請從
軍討賊晩初以棄城之罪欲誅忠信惜其忠
智赦之問計將安出忠信力贊發兵追賊晩
從之及發兵人有以日犯孤虛爲忌忠信奮
然曰安有聞父母之病擇日而行者乎晩遂
以忠信爲前部大將使諸將咸屬追适至坡

州晩召諸將議戰遲速忠信曰事急矣不可
翫寇兵法先據北山者勝官軍先據鞍峴壓
臨都城使賊出戰必當仰攻矣其形便破之
必矣於是晩下令直趍鞍峴忠信策馬先出
諸將士隨之陣于鞍峴晩又使李曙兵據駱
山申景瑗兵守南山以為犄角詰朝适始知
官軍至開門出兵蟻附仰戰明璉為先鋒适
居中乘順風矢丸如雨官軍皆殊死戰戰方
酣風忽轉勢使賊在下風官軍勇氣百倍建
瓴而下勢如崩山明璉中箭與适大敗只率

五六十騎走慶安橋息焉忠信引二十七騎
追至賊望見疑有後兵一時潰散适明璉夜
走利川其麾下李守白奇益獻斬二賊首獻
于行在 上戎服御正門盛陳兵儀百官儒
生分内外序立都體察使李元翼具露布獻
馘于陣門外宣傳官以首級陳於階上兵曹
判書進前跪告逆适是實瑅亡走廣州前縣
監安士誠等執獻于元帥府南道都元帥沈
器遠都監大將申景禛自水原追至以爲逆
賊人得以誅遂縊殺之 上還都後下器遠

景禛于獄明日乃釋○上奉 大妃至自公州先是 上在公州命減公州大同米一結各二斗所經各邑減一斗皆以三年為限諸道倣此至是駕發至京師自崇禮門入士民傾城夾路聚觀 上直詣太廟奉安神主行慰安祭還御慶德宮命高德祥等諸死事者並贈職廣州牧使林檜等諸殉節者并旌閭上尤傷李重老之死褒以貫日之忠命陞其父麟奇職以慰孤魂○饗元帥以下西來將士南以興等三十人于訓鍊院遣近臣慰諭

賜樂下白金三千兩命元帥分等賜給其將
辛○三月錄振武功臣張晩等三十二人賜
鐵券賞扈從諸臣有差告廟頒教大赦教文
曰時運艱難大逆猝發於心膂國威煇爀羣
兇悉就於殲誅慶懼之衷綸綍斯在徃屬昏
季寔繁凶徒三綱並隳知晉國之將亂多濟
罔諂識周民之靡遺藐玆寡躬承此危緒謠
悲蒼楚誠肯弛於撫摩政愧蒲盧仁未徧於
施措重因刑網之多漏以致逆節之潜萌逆
賊李适韓明璉等跡本螽微天賦桀猾方債

帥之熾肆久稔蛇豕之腥及會朝之淸明粗
屣牛羊之力負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
指蒼天爲可欺脅驅邊民竄内地之無備創
殘我州府戕害我使臣寇氛彌於畿甸兵氣
逼於宮闕雖知鵲起烏合終就獨柳之誅奈
此鯨犇豕突上軫長秋之慮暫勞辛陝之駕
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憝相翦淸宮振
旅未淹一旬亂領妖腰即懸雙闕茲實神祇
之默祐抑由中外之協扶無妄之灾轉爲逐
祥之日有畏則警儻是啓聖之期宗社之休

寡昧何力於戲天所助者必順理無陂而不
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之所欲陽春布德澤
曁一邦而維新李植撰也○教曰賊陣所隷
諸軍俱被迫脅勇而知義者歸正微而㤼弱
者逃還雖有先後之不同脅從則一也國家
方推好生之仁其表表赴賊者外一切勿問
凡逃還者限日給免死帖○減諸道朔膳及
京畿日供以三年爲限○掌令張顯光赴召
上引見問適用之策顯光對曰今日之事惟
在鎮靜待民力稍寬然後規模可立也遂命

賜衣資粮饌顯光退又上疏言去賊之本在於修德止寇之要在於安民尚恭儉而節浮華敦德化而省刑殺務簡靜而止煩擾凡上下大小各自奮勵一心盡誠絶袪私意恢張公道以義制事以德出政則雖有百适其敢有射天之計乎　上嘉納○初　宣祖玉冊破碎於亂中至是將改造玉冊禮曹判書李廷龜副提學鄭經世等請曰光海所上尊號宣廟在天之靈必不欲受宜去之　上以問於李元翼尹昉申欽三大臣皆言不可追改

也命如其言○上御晝講知事徐渻奏曰廢
人珒雖得罪宗社乃王室至親也聞其幼女
爲舊宮人所取養云宜令該曹備給衣粮待
讀官李埈曰非忠臣不敢爲此言也 上命
待其長成給料○夏四月諫院以水旱相仍
五穀大無請行祈禱 上曰此末務也何不
各陳讜言上責予過下解民怨予仍命減膳
撤樂審理寃獄○五月 上謂判義禁李廷
龜曰刑獄固非得已縲絏易致寃枉故歷代
願治之君莫不以刑獄爲重刑獄不愼何事

可愼○追復故左議政鄭澈官爵先是筵臣屢言澈復官事 上以事在 先朝而難之至是澈子掌樂正宗溟校理弘溟等訟寃議大臣許之○六月 上以時方避殿御資政殿廡下行晝講藥院以盛暑請停經筵 上曰學問之道當惜寸陰豈可以暑停講乎不聽○敎曰奢侈靡麗末流弊習惟我 祖宗躬行節儉羣下化之敦朴之風流行於數百載之間昏朝君臣競尚華靡衣服飮食車馬宮室罔不侈麗廉恥因此墜喪生民因此塗

炭豈不痛心予以否德叨承丕緖日夜祗懼
思欲革去此習而滌汚已久難與維新雖然
自古無易民之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凡我宗室公卿大夫咸體予意其於婚姻賓
客之需車馬衣服之制儉約是務丕革弊風
古語云奢侈之害甚於水火欽哉其永懲于
玆○教曰孟子言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國
家之設學校父兄之教子弟豈徒然哉惟我
祖宗以來法教靡不詳盡而世道漸衰無行
者多忠信者鮮此誠君與父之羞也設爲學

校教育人才所以務得致治之利器也若無
行之徒齒於其間非國家儲養之本意抑亦
不無染汚同列之理自今有不遜五教者其
令長官永黜館學以勵風俗○命以光海時
政記倣燕山例撰成實錄從春秋館之啓也
○秋七月教曰天生一世之才以供一世之
用古今衰亂不在於世之人才只在求賢之
心未至耳賢者無自售之理君子有易退之
義苟非公卿大夫薦拔延登其何能熙載而
致治乎古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苟得賢

才何患不治予自忝位以来盡誠求賢賢者不至無非德薄之致予甚愧忸太平之世尚且求賢如恐不及況衰亂之極非賢者何以為國其令政府及八道監司體予至懷搜訪以聞○李貴於經筵請令海州刋進文成公李珥文集及所撰聖學輯要從之貴嘗師事李珥者也○命臺諫詣闕陳啓與開筵相值則直入筵席陳啓○命復長溪府院君黃廷彧官爵先是廷彧當壬辰之亂護王子入北道為叛民縛送倭陣抗志不屈既歸被誣竄

吉州尋宥還以卒至是其孫上疏訟冤議大臣伸理○命武臣通政以上中擇其有才局遠識者擬亞卿承旨之望通訓以下交差寺正郎僚之任○逮慶尚道觀察使閔聖徽既而釋之先是統制使具仁垕右兵使申景裕領兵赴适亂以光海倖臣權縉方竄梁山恐與适西南和應密報聖徽殺之聖徽遂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縉至是以矯殺宰臣之罪下聖徽獄尋教曰心實為國也釋之削其職○八月 上御經筵侍講官李植奏曰古之

道統必人君相繼而傳自周公沒後斯道之
傳常在於下此所以民鮮蒙其澤也今聖質
無剛柔之偏而有中和之氣願留意於恭己
南面正以守之之方則道統之傳夫何難乎
上然其言○親祭于南別殿奉審　太祖世
祖影幀○九月　慈殿本宮奴犯科大司憲
鄭曄等啓請置法踰月不從曄等引避而退
卽收宮奴囚之　上曰是慢君命也命遞曄
等職副提學洪瑞鳳應教兪伯曾上劄爭之
右議政申欽亦上劄曰　殿下盛德不爲賤

隷地者人誰不知而憲府諸臣之未及蒙允
遝先因治亦可謂過中然牽裾者近於不恭
焚詔者涉於悖妄而前史以為美談良以人
主不包容則無以來直言而作士氣也 上
批曰事係 慈殿故不得不適然古語云木
從繩則正聞過而改亦何難乎遂從之○尊
王大妃為大王大妃時大臣禮官等言自古
以子承統則母后稱王大妃以孫承統而大
妃在祖母行則稱大王大妃漢上官皇后之
於宣帝時宋宣仁皇后之於哲宗時皆稱太

皇太后我朝貞熹王后至成宗朝亦稱
大王大妃 上命如其言○大司諫金尚憲
等上劄曰 殿下反正之初祗祗慄慄無一
念不出於寅畏無一事不在於嚴恭夫何歲
已一周聖學有復退之漸公道有復廢之漸
言路有復塞之漸倖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
復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宮禁有不嚴之
漸女謁有將行之漸八漸不杜國亡無日嗚
呼天命難諶在於人事惟 殿下念之哉
上優批嘉納○命水原山城田民復戶如舊

從防禦使李時白之言也○上幸慕華館閱
武命鞍峴先鋒軍同參犒饋賜白金有差○
命加都承旨鄭經世資經世前爲副提學進
講論語多有啓沃之言至是教曰詩云無言
不酬有是命○冬十月上　大王大妃尊號
曰明烈進冊陳賀頒教大赦尋進豐呈宴于
大王大妃　上以　啓運宮座次問于大臣
禮官及弘文館皆莫能對遂命　啓運宮節
目勿爲書入○上親酌獻于先聖試士○時
有雷異大司諫崔睍獻納鄭弘溟等上劄言

紀綱日紊民心日搖老成狃於婾婀而莫肯擔當名流昧於遠圖而惟事浮議設或外有牟蔑之寇內有不虞之患其孰能爲國家出一計乎請求忠實無華之人委以股肱之任計慮長遠之人委以藩閫之責 上批曰爾等之言正中時病天災如此俗習如此隨事極言毋或少隱○上御晝講知事鄭曄奏曰文王治岐必先窮民今民之無告者多矣請令中外訪問以啓昔在 宣祖朝李蘧之老母年滿八十 宣廟特拜蘧京畿監司使之

將毋亦可見 先朝及老之盛意也 上命
該曹諸道給老人衣食○左賛成李貴上劄
言先是都監軍金瑬掌之扈衛軍臣貴掌之
其後罷扈衛軍以臣爲御營使兼管開城兵
又募外方統爲御營軍二千以滿扈衛軍之
數今臣病重不能句管乞令金瑬兼察且其
軍官中極擇可堪領兵者十人各領五十人
分三番替直操錬則與天朝尚書于謙十二
團營之制合也從之尋因備邊司啓楊州等
十邑三手粮米捧置楊州以爲御營粮餉○

以金長生為工曹參判○命平壤城内以瓦
窒易草屋防其火災備邊司因金蓋國言而
啓之也○命録用文純公李滉奉祀孫○遣
校理李基祚試文武才于開城府○十一月
智陵莎臺火 上變服避殿減膳百官淺淡
服三日復初送香祝行慰安祭遣承旨奉審
乙丑三年春正月摠戎使李曙精抄畿内軍兵
團束為七營十二部以守令皆文蔭不解兵
陣請遣其軍官操錬許之○蠲黃海道五邑
今年田租以水災也○二月昌陵火 上素

服避殿減膳撤樂百官素服停朝市三日○統制使具仁垕獻軍器政院以為有末流之弊請却之 上曰此非干澤也命捧置內庫以備不虞○三月 上特除鄭蘊為大司諫曰鄭蘊直士如此之人何處得來筵臣言蘊雖抗直嘗比 殿下於曩時矣 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庸何傷乎○命除金天錫職天錫延興府院君悌男孫也初光海誅戮悌男闔門天錫在襁褓為貞愼翁主所匿稍長為僧避禍至是乃歸○夏四月 上聞

兼大司成鄭曄卒與世子御素膳哀綸悼惜
贈曄右議政令該曹禮葬○上宴功臣于隆
政殿賜手札勉以共濟艱難○六月 皇帝
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宣詔勅賜誥命冕服
○軍器寺正李埈上疏獻毖後箴陳體天守
法用賢愛民納諫去邪謹刑慎賞八條 上
優批嘉納賜虎皮以奬之○秋九月教曰天
人一理顯微無間休咎之應豈無所感予以
昏庸之質猥托臣民之上明不能燭邪武不
能去惡德不能綏民智不能慮遠動作失宜

慶事乖當此皆致天怒而召民怨者也罪實在予可不懼哉噫欲修弭災之道宜求讜直之言凡寡人闕失左右忠邪政令臧否民生利病捄弊之術弭患之道極陳無諱言而可采予則有賞雖或不中亦不加罪咨爾中外臣工草野韋布各以實封條上靡有所憚時有星變大司憲金尚憲劄請求言弭災故有是教○承旨李植上疏略曰政令之施可謂正大明白而苟且之譏不切之歎已不勝其指點任事之臣可謂選用賢能而闒茸之徒

綺紈之輩已不勝其雜亂況戚畹豪貴爭占
宮庄復資奸民擾害州里者又駸駸如舊而
聖明不問也大臣不察也有識之士布列臺
閣不為之深非而痛絕由是紀綱不復振風
俗不復正謳歌者變而吁嗟慴服者肆然謗
詆也　上優批嘉納褒以忠讜○承旨徐景
雨言照律之際大明律大典前後續錄外多
用受教而受教之書未嘗刊行律官輩謄書
參考誠為苟簡也請令刑曹校正分類鋟梓頒
行　上從之事下刑曹刑曹請擇曉法律識

時務之臣與大臣從容議勘以為成言命如其言○教曰大臣之職在於登庸俊良為國之道在於辨别淑慝爭以昏庸凡進退取舍之際未免失宜國事日非蒼生困悴其令大臣勿拘多少各薦才德之士用濟時艱○禮曹啓曰宗廟灌地之節宜有變更或言大明集禮以沙器造方盂像地形而盛土以為灌鬯之器名曰沙地此實時王之制也然我國宗廟灌地之制二百年來 列聖遵用博通典禮之儒臣亦未嘗請改今難輕易改制請

議于大臣從之○冬十月領議政李元翼上
疏曰君心爲萬化之大本凡可以輔導者儒
臣論之防邊爲固國之急務凡可以修擧者
將臣講之抑臣之所深憂在於朝廷朝廷不
睦則治道無自而出戰國謀臣有曰羣臣和
其國不可伐蓋和則一一則強敵國不敢謀
今日朝廷人各異見士各異論情漸疑阻跡
漸乖隔袖手傍觀任他壞敗國家之治亂不
過公私之分公則一私則萬殊周臣三千之
一心公而已願 聖明躬先導率澄澈本原

克祛己私以臨羣下以歸大公之域焉 上
批曰書曰無有淫朋比德惟皇作極今廷臣
甘心朋比無意國事者實寡昧不能作極之
咎乎甚慚靦彼以偏黨為忠讜以伐異為正
論是誠何心哉若此不已則國家存亡不在
於外寇也○教曰賢才之出豈有南北之殊
降衷之天豈有擇地之理哉我國用人之道
不廣西北人才絕不收用間有從仕者皆非
緊要之任此豈立賢無方之意哉況北方豐
沛舊鄉西土中興根基亦豈無可用之才乎

京洛子弟雖無才行朝除暮遷出宰百里遐荒俊傑縱有知識抱才虛老未免擊柝予竊痛歎其令該曹勿拘南北均用人才以示國家大公之道○上御朝講領事申欽奏曰前命臣等薦才德之人而臣謂反正之後 先朝舊臣及一時知名之士咸聚于朝惟當器使俾盡其能 上曰第言之欽曰文宰之知兵者張晩徐渻李弘胄也武將之善兵者李曙申景禛具宏也幹局則沈悅金藎國經術則鄭經世吳允謙文章則張維李植趙希逸

剛直則金尚容尚憲而尚憲兼有文章崔鳴吉爲國盡心宜隨其器而用之其餘年少之人但觀於 上意逆遜處可知其枉直也 上曰然用人之道不可求備於一人也○延平府院君李貴劉陳故忠臣趙憲節義仍請刊行安邦俊所纂抗義新編以追 先朝頒文天祥方孝孺鄭夢周文集之美意 上嘉納○十一月 上命招大臣二品以上于賓廳議庶孽許通事令廟堂酌定備邊司啓曰太宗朝因給事中徐選之論有庶孽勿叙顯

官之法未嘗全然禁錮及　成宗朝頒降大
典時又有庶孼子孫勿許文武生進之法而
曾孫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時添子子孫
孫之語自此為永世禁錮之人方當新化之
日不可無疏通之舉大典限品叙用條良賤
妾所生等級甚明蓋良女未曾經人而為妾
者實與娼妾有間今宜就此斟酌良出至孫
賤出至曾孫並許通庶幾得中今後隨才授
職俾無虚老之歎宜也從之○命諸道逋糴
雖值年豐亦限年收捧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五

仁祖朝二

丙寅 四年春正月 連珠府夫人具氏薨初府夫人疾劇 上衣不解帶日三沐浴禱天復議大臣將禱于山川大臣以無例對乃止剌指出血以進聞者莫不感泣及 夫人薨禮曹進服制節目 上教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予於入承之後猶稱父母豈不行三年喪乎禮曹啓曰禮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齊衰不杖期況 主上直承大統上

繼 宣祖今於私親之喪宜有壓降當服齊
衰不杖期大臣三司交章請從禮官言於是
上乃服杖朞命綾原君俌主喪〇三月啓運
宮卒哭後禮曹議 上服色曰五禮儀內喪
在先除卒哭後白衣翼善冠烏角帶自祥至
禫深染玉色衣今朞服之制實倣此禮則卒
哭後當用白衣烏冠帶也從之〇命大提學
金瑬選文學士李敬輿李景義李景奭李昭
漢尹墀等賜暇讀書于湖堂〇兩司請罷諸
宮家各衙門魚塩折受之稅事下戶曹戶曹

覆奏言各司折受通爲二千九十餘結而換
以法典雖賜與折受給民耕作收其一半而
不得免稅請依臺論施行從之○夏四月成
均館啓曰 太祖開國之初首建本館以重
文教越九年庚辰本館火 太宗三年丁亥
即舊基新之命卞季良紀其事銘于石竪之
廟庭壬辰之亂館與碑皆燼其後廟貌復新
而興廢無徵請以卞季良舊文刻于石俾識
其始末從之復命左賛成李廷龜追記碑陰
○六月擢開城經歷趙廷虎爲校理以其律

身清苦治有政聲也○閏月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言國之所先無過風化然風化不能自立必人君躬行於上士夫以名檢相飭於下交務其實然後風化可振也其次所用之人必得實才然後可以做事願以是責之銓曹焉 上曰用人雖銓曹之責以人事君豈非大臣卿等亦各薦人才○禮曹啓曰文廟祀典與大明會典所載大不相類顏何荀況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則中朝入廟遺伯玉林放鄭

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則中朝出廟祀
於鄉而我國並仍享后蒼楊時王通歐陽脩
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則中朝增
祀而我國闕焉申棖申黨則本只一人家語
史記互載其名而中朝革黨存棖我國並存
二人顔何秦冉則史記無出處家語又不載
七十子之數程篁墩以為名字流傳之誤正
如申黨申棖之一人而我國亦未及釐正且
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本國諸儒亦多論其
未安中朝稱為至聖先師其號甚大其尊無

比凡此並依中朝定制爲宜也然中朝升黜
亦不無可議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門路既
差流爲異端不可躋享於聖廟且七十子舊
稱先賢周程張朱並稱先儒夫周程張朱功
不在孟子之下而只以年代之晚邈在兩廡
之末誠爲欠典今稱先賢升享殿上宜也從
之尋因右議政申欽劄陳寢其命○先是筵
臣吳允謙金尚容白 上曰宗廟樂章紊亂
失次李植亦以爲言 上命禮曹議啓禮曹
判書李廷龜等啓言宗廟 四祖樂章移用

於三四室 太祖樂章移用於五六室至若
世祖以下列聖必皆有廟樂而經亂無徵其
爲失次誠如允謙等之言請考實錄於江華
如終無徵令大提學撰出以補也 上聞而
驚歎曰此不可不及時釐正其卽考出俾及
春享也亡何 上復教曰實錄考來後樂章
何至今不製進乎禮曹啓曰春秋館堂上往
江華考見實錄則但有 翼祖度祖桓祖太
祖恭靖太宗世宗七室樂章而似是祔廟樂
章與樂學軌範所載樂章全不相同樂學軌

範成於 成宗末年而只載 世宗以上之
廟樂未有 文宗以下之廟樂豈廟樂當從
最尊故只贊 太祖太宗功德通用於各室
耶其赫整一章乃 世宗廟樂則雖非最尊
亦有廟樂耶赫整之後繼之以大猷繹成永
觀等章而率皆通用之辭則又似是通用各
室之樂然 宣廟有光國中興之烈而不別
有廟樂豈未及舉行耶至於 四祖移奉永
寧殿之後疊用樂章於宗廟因循不改延至
於八九室者誠極未安今後 四祖樂章只

用於永寧殿而宗廟自熈文隆化以下用之
似不至於紊亂請問議大臣如其言右議政
申欽以爲宗廟樂章數百年沿而不改今不
詳究其故而遽然改易甚不可也 上復命
禮官議定禮曹又啓曰臣等更爲之反復參
商則太廟樂章不但載於樂學軌範亦詳見
於五禮儀蓋初獻以熈文引入繹成引出而
基命以下九章爲一曲舞亞終獻以昭武引
入永觀引出而篤慶以下九章爲一曲舞是
於各室通作一樂始贊 先德終贊 列聖

儒臣博考中所謂西漢只就功德茂盛處製
樂是也　上復命諸大臣議左議政尹昉右
議政申欽等以為　宣廟有光國中興之烈
宜別撰樂章其餘並仍舊不改從之於是別
撰重光一章序于貞明之下大猷之上時春
秋堂上不能細考實錄未詳　世宗朝之雅
樂變為　世祖朝之俗樂又未詳雅樂只迎
神九成俗樂通迎神三獻皆各九成故不得
已別撰添補焉○命禁諸宮家私自封殖及
勒占民田之謬習從大司諫李植之言也○

秋七月慶尚道觀察使金時讓辭陛 上諭
之曰本道近日俗習大謬移風易俗誠按節
者所當勉也前日受任之人閔聖徽太急李
敏求太緩卿須處之得中○備邊司啓曰平
安一路自兵興以來專事武備未遑文教儒
風掃地殆將十年不可無振作之舉今承旨
下去時賫詩賦題以往設場於平壤府收券
以還命官考試分等賞格便也從之○城南
漢山南漢山一名日長山本百濟故都距京
都東四十里天作保障逼變之後領議政李

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請築城遂命摠戎使李曙掌其事至是乃成移廣州邑治于城内以廣州田二千餘結屬之山城○九月命録用故忠臣高敬命金千鎰後孫○命江華田税捧留本府從李貴之言也○命今後禁以子證父以弟證兄以奴證主著爲令○教曰寡昧忝位以來國内多事澤不下究拜將失宜逆豎逞凶罪在寡躬是以殲敵之隷雖至致賊之咎實深無樂爲君慚愧罔已上供之可減者太半減損以除民弊而昨見户曹

啓兩湖之民獨未蒙惠噫彼民奚罪國事如此宜乎百姓之不我愛也兩道五結收布量宜蠲減使之均蒙實惠 ○ 大司成金德誠上疏言自經昏朝士習壞裂首善之地徒爲爭奪之場 上優批答之乃遣承旨宣諭于泮儒曰士有三死師生之分重矣況國之定爲師表者乎大司成金德誠立節昏朝扶植綱常游心經典能通古今求之當世鮮有其倫而諸生俱以誦讀聖經之人不法古規不遵師訓不可謂之無所失矣仍命以大危罰泮

儒各一器○冬十二月教曰老老尊賢為國先務時當歲窮年八十躋二品而兼有清操者賜衣資酒饌以示優異之意○命前大司憲張顯光自所在官給米豆饌物○命減京畿大同之半以荐經詔使及毓慶園遷厝之役也

丁卯五年春正月遣御史李敬輿等於八道辭陛　上召語之曰御史如有不念國事不盡心力不察冤枉黜陟不公酒燕貽弊者則當永不齒朝列其各欽哉○命於麟山等地間

曠處廣開屯田從管餉使成俊耉之請也○
上幸江華○二月 上在江華命蠲本府田
税○夏四月 上至自江華陞江華府為留
後營○命置營將於諸道以 宣廟朝頒降
束伍事目參酌行之備邊司啓言兩西守令
皆是武弁不必自京差送請令道臣參量軍
兵多寡斟酌道里遠近擇守令中有才局者
定為營將從之○罷平安道内奴復戶從御
史李景義之言也○備邊司啓曰濟州人金
萬鎰畜馬多至萬匹漢拏一山殆將半焉居

國之地食土之毛無非國家賜也雖十用其九未為不可況萬取千乎請令本州姑先以壯馬千匹上送以補軍用 上命限四五百匹取用○秋九月命以襦衣五百領落幅紙四百張下送西邊軍卒歲以為常○冬十月橫城賊李仁居伏誅仁居光海時仕為翊贊至是嘯聚徒黨自稱倡義中興大將起兵奪取本縣軍器命以吳翻為江原道觀察使又命申景禋柳琳李一元為討捕使領兵往討會原州牧使洪霽率官軍馳往橫城捕仁居

父子及其徒黨以聞並拿致正法策賚等六
人為昭武功臣命脅從之類幷勿問○上閔
朝綱携貳無所統屬命大臣撿飭六曹六曹
撿飭各司使之聯合維持議政府啓言政府
會坐之規廢已近百年不過方物封裹翰林
取才時合坐而已因循流來之規今難猝變
而目今時事日漸艱難 聖教若是丁寧臣
等欲於每月二三開坐於政府令六曹堂上
來參商確事務稍復 祖宗之故事 上可
之○命勿獻三名日進上鞍具

戊辰六年春正月柳孝立等謀逆伏誅孝立希奮之侄也光海時仕爲承旨反正後竄堤川縣陰畜凶圖與光海時舊仕人許逌鄭沁等謀匿兵入闕爲逆逌前府使許禑從子也禑知其謀遣人走報於洪瑞鳳瑞鳳乃通於諸將相而賊犯闕之期在於明日領議政申欽曰事急矣即令捕將譏捕賊黨之匿跡入城者上聞鞫之盡得其情誅孝立等二十人錄許禑等十一人爲寧社功臣○上聞承旨尹知敬病命内局製藥以賜○秋九月教曰舉

義以後凡御供幾皆減損而未及減者貂裘也西民凍死之時身服輕裘於心不安今年勿為進排　上又自宮中製襦衣百領以賜西邊將士之無衣者○命依　祖宗朝故事設武學教授印兵書以訓武士○復置各道監牧官初光海罷監牧官使守令兼察至是命復之以重馬政○選京外驍勇丁壯為御營軍以李曙為提調具仁垕為大將設為一局專管教訓其將士之供取諸地部

己巳 七年春正月前主簿李尚倹揺古井得玉

實以獻命賞之○刑曹啓言李克誠殺人當
死其弟克明自言爲首犯兄弟爭死 上曰
死者人所共惡克明爲其兄自服此實君子
之所難而薄俗之所罕其原之以彰其善○
陞喬桐縣爲府設水營兼行府使事與江都
相爲掎角從金瑬之議也○命賜故贊成李
直彥祭需直彥自 宣廟朝素著清白及其
歿妻子饑餓筵臣金尚容以爲言故有是命
○夏四月 上親鞫奉爵執事李天有誤觸
而覆其爵 上命憲府擬律律差輕復命改

擬大司憲張維曰律無定文惟祭享條玉帛
不如法者差近之今以誤毁大祀神御物擬
律則不亦過重乎藉令他日有隱爵毁破者
何以加其律也 上命用初擬律○命 宣
廟朝卿宰年八十人並加資○諭諸道觀察
使勸課農桑節用薄斂○閏月命贈先正臣
成渾領議政時禮曹判書李廷龜奏言今日
急務在於明教化而明教化之本又莫過於
小學請廣印宣布 上許之又以作興之本
宜先崇賢遂有是命○大旱命行祈雨祭理

寃獄修溝渠○以戶曹判書沈悅爲賑恤使
大臣領其事分遣從事官金光炫等賑飢民
之就食京師者○上御朝講與筵臣論奢侈
之弊曰　先朝末年士大夫有以錦緞爲表
衣者人輒目之以悖戾故宰相亦不敢服近
見張顯光衣冠儉樸可尚若士大夫人人如
此則小民必慕效而丕變矣○五月教曰自
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况死節人孤兒寡妻
乎其令該曹限秋成月致米粟以周其急○
上親禱雨于社稷方祭而雨有司設幕進雨

傘並却之御衣盡濕○特拜金尚憲爲大司
憲 上素知尚憲獨持風裁有是命○上聞
領府事李元翼所居草屋數間不蔽風雨教
曰爲相四十年無一畝田園數口藏獲清白
古所無也予之敬慕豈特功德其令該道營
造正堂賜以布被素褥以遂所尚○秋七月
命繕寫 世宗朝所撰治平要覽以進○教
曰爲政在於得人安民莫如崇儉苟失其道
何以爲國予以眇躬荷 祖宗之靈托臣民
之上憂勤夙夜期臻治平而事與心違艱危

日甚用人之路漸狹奢侈之風不滅以曠職爲高勤幹爲俗數遷爲榮久任爲苟是皆寡躬不能建極之致也不矯此弊危亡無日中夜念之不能安寢噫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立賢無方任人以器兩銓之責也禁奢以公使民憚腓憲府之事也盡職者登庸何憂乎國事之廢弛朋比者斥逐何患乎人心之不協方今國勢殆若西日漸退不進予甚憫歎惟我卿相其勿恝視更加惕念○罷吏曹郎薦法　上以銓曹弊風皆由郎官之專擅

命罷薦法以公正人擇擬銓曹難於猝變舊規以前薦中李昭漢趙絅羅萬甲擬望　上怒特罷郎廳職於是銓曹以不預薦者崔惠吉尹棨爲吏曹佐郎○命司藝直講以侍從兼差久任吏曹啓曰近來儒生絶無居齋者且大司成雖或極擇人望未久他遷何暇責其勸課之效哉今以司藝直講各一員極擇名官兼帶久任雖遷臺侍不改兼帶專意敎導則庶有益也從之○八月　上閱武于慕華舘先是　上謂李曙曰予欲於農隙親閱

京畿軍曙對曰京畿軍爲一萬八千慕華館前地窄不能排陣且今閱習之規廢五行之陣專用戚繼光之法若用戚法必當連營其才之優劣自 上無以詳閱也 上命水原軍二千人先爲名集至是試閱以訓鍊都監器械精利旗幟鮮明大將申景禛錫馬以奬之○九月命黃海道置武學二百人更迭立撥○上御經筵謂侍讀官趙緯韓曰兵者所以禦敵我國徵布之規甚無據矣緯韓對曰古無此規梁淵始創之也○冬十月濟州饑

輸粟二萬八千斛賑之○十一月大提學張
維因事特補羅州命招三公六卿政府東西
壁判尹會圈新大提學政院啓曰前大提學
遠在任所曾經大提學之人皆在大臣之位
事異常規何以處之 上曰雖在大臣之位
議薦未爲不可也於是曾經大提學右議政
金瑬薦鄭經世代維○十二月遣御史趙廷
虎宣諭于北路時光海奸臣李爾瞻黨韓玉
等謫居慶源誑誘土兵作凶書謀犯京闕事
覺伏法以關北一道爲國朝肇業之基遣使

慰諭○法戶工刑三曹郎官之冗雜苟充者
命以文武極擇交差

庚午八年春正月命錄用故領議政李恒福後
孫恒福當壬辰之亂扈　宣廟至龍灣力舉
李舜臣奬拔鄭忠信其他隨才任用多恒福
所左右贊成故議者論壬辰克復之功推恒
福爲第一及光海時廢母之論起恒福以領
中樞府事得風疾臥郊收議忽到恒福扶起
奮筆書曰誰爲殿下晝此計者春秋子無讎
母之義況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誠孝之

重夫焉有間爲今之道體舜之德以孝烝烝
回怒爲慈臣之望也竟以此竄北靑以卒至
是筵臣鄭經世以爲言故有是命○夏六月
命凡刑獄公事雖昏暮之後卽令入奏無留
滯○秋八月 上御晝講謂筵臣曰昏朝之
臣無愛君之心有患失之慮其時朴承宗身
居首相或有可言者自謂此事上必不從言
之無益人臣苟見其君之過則豈可諉以不
聽而不肯言爭承宗阿諛苟容如此終至於
國家覆敗而其身亦不能獨全果何益哉皆

對曰　聖敎及此國家之福也○九月　上
行夜對于興政堂承旨尹煌玉堂李景曾崔
有海史官申晌等入侍將退命宣醞以荷葉
盃行酒煌辭以不能飮　上曰觀其執危可
知能飮勿辭酒四五行有海辭以恐失禮
上曰　世宗朝酌不過三盃故諸臣未嘗失
禮至　成宗朝學士醉倒不能出此亦風流
美事也於是諸臣扶醉而出夜已三鼓矣○
命中外孫寡人子女不能婚嫁者依　成宗
朝下敎官給婚需○上聞左參賛洪瑞鳳等

設宴壽其親命賜樂一等各賜雪綿二斤○
冬十一月遷奉穆陵陵初在健元陵西岡至
是移奉于健元陵第二岡　上服緦行望哭
禮于崇政殿至下玄宮日停朝市藏鐵內田
祖○保寧縣監崔振溟爲政過剛邑人偷鄉
校位版焚之禮曹啓請推考敎曰近來人心
不古守令有盡心國事者邑人或投棄其祖
先神主或燒毁聖廟位版百計圖遞若此不
已則列邑何以措手足其勿推考特賜表裏
一襲以褒其盡職○十二月以隆寒遣承旨

考典獄署囚人以徵債被繫者多　上乃教
曰比來各衙門侵錢都民計朔取息不但事
體乖損因徵之際怨讟必深不禁此弊則貧
民有蕩析之慮囹圄無空虛之時今後各衙
門債侵之弊一切禁斷

辛未 九年春正月　上聞兵曹參判李命俊卒
教曰命俊盡心國事有意格王不幸卒逝予
甚惜之其令該道給石灰及造墓軍以表其
忠尋贈左贊成錄用其子孫先是命俊多以
宮禁事進諫言人所難言故　上教及之○

二月命釋崔晛於獄時沃川人趙興賓上變
告權大進等謀逆狀鞫治之辭連於晛 上
曰晛頃年夜對論予處置之未善力爭不已
予始頗厭苦後覺其真能愛我是豈負初心
者乎遂命釋之○江陵集慶殿火 太祖真
殿也 上素服率百官三日哭行慰安祭於
宗廟遣官江陵設位亦行慰安祭移模濬源
殿影幀奉于新建殿宇○宴靖社一等功臣
金瑬等于萬象樓○夏五月旱 上親禱雨
于南壇命該曹講求恤貧困伸寃抑甄賢能

凡諸便民之事以聞○頒三綱行實于八道○秋七月陳奏使鄭斗源回自京師獻西洋火砲焰硝花千里鏡自鳴鐘紫木花及諸圖書等物上以其志在禦敵特加一資因諫院啓還收

鄭斗源先来狀啓曰西洋國去中原九萬里三年可達皇京陸若漢即利瑪竇之友嘗在其國製火砲以滅紅夷毛夷之作梗者尤精於天文曆法到廣東請以紅夷砲討虜于登州軍門待以賓師 帝嘉之以為掌教官送師欽天監修曆亦全用若漢之言一日若漢来見臣時年九十七精神秀麗飄飄然若神仙中人臣願得火砲歸獻若漢即許之並給其他書器列錄於後治曆緣起一冊天文略一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說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記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西洋國貢獻神威

大鏡䟽一冊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廣數兩幅萬里全圖五幅紅夷砲題本一千里鏡一部窺測天文亦能於百里外看望敵陣中細微之物直銀三四百兩云日晷觀一坐定時刻定四方定日月之行自鳴鐘一部每於十二時自鳴火砲一部不用火繩以火石擊之而火自發我國鳥銃二放之間可放四五次捷疾如神焰焇花即煑焇之鹹土者紫木花即綿花之色紫者○城江華府儲粮餉教曰江都雖曰保障城池兵餉俱無可恃宰臣中有才有識如李曙者授以勾管之任先備十萬石糧餉且改築邑城及甲串城令軍器寺及訓鍊都監助備器械以為臨戰之用今年三名日各殿進上方物移送户兵曹亦出數百同綿

布以為辦餉之資沿江四面各造大倉以便糶糴○賜摠戎使李曙奴婢鞍馬先是曙既築南漢山城募民屯田穀至累萬石器械俱足故有是命○八月副提學李敬輿等上劄指陳 上躬闕失言甚切直 上優批嘉納各賜廐馬以奬之○城鐵山之雲巖山從副元帥鄭忠信之請也又城雲山之龍角山從雲山士民等之請也○分遣御史尹棨沈演李啓榮等于三南試武士論賞有差○命選專經文臣每年春秋試講○命刊故參判崔

岦文集校書館啓曰岦以文章鳴世近代文人可傳於後者無如岦而遺稿散落將至泯滅人皆歎惜朝臣等方相議鳩材用活字鋟印書成後亦宜備睿覧也 上可之○冬十月命頒經書諺解于西北兩道

壬申十年春二月命八道申明鄉舉里選之法從吏曹之啓也○夏五月尊 定遠大院君爲王上謚曰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廟號曰元宗連珠府夫人爲王妃上謚曰敬懿貞靖仁獻改興慶園王妃陵初稱毓慶園合窆大王陵後並稱興慶園 爲章

陵先是追尊 大院君時李廷龜鄭經世張維趙翼謂當稱考別廟綾原主祀吳允謙金長生謂當稱伯叔父別廟綾原主祀而李貴俞伯曾朴知誠則皆以稱考享宗廟爲正及府夫人薨講定服制議者欲從爲人後者降服本生母之制崔鳴吉上劄言 大院君宣廟之子而 殿下 大院君之子一朝無端自托於爲人後之例而降其父母則父子祖孫之倫顛倒失次豈非人倫之變乎竊考徃籍晉簡文帝以孫繼祖而其父則元帝也

唐宣宗以叔繼姪而其父則憲宗也漢光武以疎族繼統托於為人後之義稱考於元帝然光武於元帝其實姪行也與凡桓帝之於順帝靈帝之於桓帝亦皆姪行故有稱考之處以從孫立者唯一漢宣帝不可以祖為父於是大臣魏相建議以史皇孫為考而昭帝為祖既後昭帝又考史皇孫雖無兩考之失亦有二本之嫌故先儒或以為非或以為是乃曰當俟通儒至今在於疑信之間明建文帝亦以孫繼祖追尊其父為興宗而當時學

士如方孝孺者亦無異論其他以藩王入承
祖統者不可殫舉而皆繼伯叔父之後故祖
其祖不得父其父祖其祖父其父而父非嫡
嗣者上下數千年獨 殿下一人而已追崇
之不可已章章明矣貴亦屢上章請舉追崇
之禮至是 上教禮曹曰頃者一二大臣數
三卿佐不知 宣祖無子而有子寡人無禰
而有禰幽明並輝情禮俱盡而牽合不近之
文謬主非禮之議或以勝爲賢或以黙爲能
拘於横議十年不悟有忘父稱祖之譏此由

子不孝也今禮官議定俾無未盡於是禮曹
覆奏大臣獻議遂舉追崇之禮復用 成宗
朝例遣洪寶李安訥等如京師奏請封典○
六月 大王大妃金氏昇遐初 大妃寢疾
上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及 大妃薨將移
奉殯殿於慶德宮有司進小輿 上曰非禮
也却不御步隨之○冬十月葬 仁穆王后
于惠陵○命仁嬪金氏祠宇祭需及守墓軍
一依德興大院君例施行仁嬪即 宣廟嬪
御而 元宗私親也○十一月城義州白馬

山

癸酉十一年秋七月諭諸道觀察使曰朝廷不講安民之策久矣暴吏之徵斂弊政之橫生生民之受病固爲多端若不及時拯救無以爲國而外方民弊有難一一的知卿其採訪民瘼小者便宜變通大者條奏于朝然言弊而不言捄亦涉空言其熟講以陳○雷震仁政殿柱 上避殿減膳理冤獄下罪己教求言中外名大臣諸宰三司問以修省之策○九月吏曹啓曰初仕生進外 祖宗朝設考

薦取才之法 宣廟朝又立銓曹郞薦之規

癸亥初吳允謙爲銓長訪問京外學生有才

行者抄録啓下名曰幼學抄選與生進薦才

相參擬望今用之已盡請本曹堂郞更爲會

同相議以備擬差從之

甲戌十二年春正月命杖配李文雄先是逆适

之亂青興君李重老戰死猪灘适將李守白

取重老首邀功于适及适敗走利川守白以

斬适歸順貸其死至是重老之子文雄斬守

白頭詣闕請死 上議于大臣大臣吳允謙

金塗等引罪成安樂之子京儁我朝中衙之子用泝事以證之曰不斬守白者一時處後之計也子復父讎者萬古經常之義也豈可以一時處後之計傷萬古經常之義乎 上命原其罪只令杖配○秋八月量田于忠清全羅慶尚道○始定蔭官限年入仕之法以生進年三十學生年三十五以後許擬蔭仕且命銓曹擬望時區別文蔭武以啓○閏月祔 元宗大王于太廟奏請使洪霙等至京師 皇帝賜謚恭良遣使頒誥命 上教曰

廟無禰位國有二廟於禮未安於義無據且
皇朝封典既降其令禮官考例舉行於是禮
曹引 成宗朝 德宗大王入廟之例行祔
廟禮受賀頒教大赦
乙亥 十三年春正月奉 成宗大王于世室先
是禮曹啓言祔新廟之後 成宗當祧遷然
成宗定五禮之制述大典之文制作之盛侔
於 世宗深仁厚澤遂致太平民到于今歌
詠不衰誠當廟食百世宜遵光武追尊宣帝
之故事奉為世室永不祧遷 上深然之至

是命以 成宗廟定爲世室禮曹以告廟頒
教古無可據之禮請議于大臣大臣等皆以
爲當告廟頒教也 上從之○二月罷常平
廳從戶曹判書崔鳴吉之言也 上以飢民
賑救之資不宜他用命以本廳物貨貿米儲
置爲他日賑資書啓其數俾不得擅用○秋
八月 上幸學謁先聖以時原任大臣皆病
命官不備退行試士○命平安道定州龜城
龍崗三邑以文臣交差從備邊司之啓也又
命咸鏡道六鎮守令以文官交差從觀察使

閔聖徵之請也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

仁祖朝三

丙子十四年春正月命蠲畿內今春大同米以畿民役煩也○夏四月教曰國之治亂係於君一言雖微興喪判焉幽獨雖深不謹則彰予用是懼不敢荒寧而氣質庸下學力蔑如聽言觀辭不識賢邪臨事揣度不辨是非歲月久怠心生耆老亡敬畏弛出治之源不得其正無怪乎人心之潰裂國家之將亡也今天譴昔不啻耳提面命繼自今欲改過遷善

上答天譴下慰民心惟我臣隣毋曰不可有爲亦宜各新乃心一變舊習務盡誠實期於共濟三司則繩愆糾謬吏曹則無私無黨戶曹則節用祛弊禮曹則勸課學業兵曹則奬拔人才刑曹則愼恤無冤工曹則修擧廢墜凡百庶司無廢厥職朝廷一正四方風動古人云爲君難爲臣不易上下各自惕厲轉危爲安○五月命錄用先賢及淸白吏子孫○命戶曹釐正都民弊瘼○修撰金益煕上疏略曰易發難制惟怒爲甚發而不中爲害最

大
殿下聖質純粹從事於澄治亦已久矣
而發之於言語酬應者絶無和平底氣像此
殆涵養本源之功有未至而然也噫繩愆糾
謬使上下無過者是三司之責而三司不知
此義惟以苟容為事宜 殿下慨然於此時
加激勵然使三司至此者亦 殿下有以致
之也 殿下樂逢迎而憚違拂喜軟熟而厭
果銳顯示好惡於用捨之際是以臺閣風采
日就委靡惟以抉摘細微掇拾陳腐為應文
塞責之地伏願痛自懲創至誠采納廓開言

路砥礪濯磨以裨聖德之萬一焉 上優批
嘉納特賜熟馬以奬之○教曰爲治之要在
於得人致治之務急於求賢念人才不乏於
世而求賢之路未弘使賢者抱關擊柝隱者
惟恐不深爲今之道莫若廣求賢能以代天
工如持身方正有德行者潛心義理有學術
者不畏强禦奉公剛果者勇智過人可以制
敵者氣節敦確可以直諫者通達世務處事
明敏者其令在位文武官各擧所知又令諸
道監司搜訪啓聞於是文武三品以上各薦

二人○教曰旱暵之餘水災甚酷哀我民斯大命近止為人上者不可以口腹煩民不可以無策束手諸道物膳及供上紙並限年停罷被灾處賙賑之政商確稟處○六月教曰王者以安民為本安民不越乎輕徭擇吏而識鑑不逮國家多事事不如意民未蒙惠每遇水旱風霜未嘗不靦面疚心予之所仰成者卿相所共理者方伯閫帥守令繼自今守令律已以簡奉公以誠愛民如保赤子邊將盡心戎務撫養士卒以副予仁恤軍民之至

意其有廉謹者等用漢賞而擢拜公卿或有貪虐者予施齊刑而投諸鼎鑊令諸道監兵使務求實效勿以違道干譽爲善治勿以侵軍備械爲盡職○選淸白吏金尚憲李安訥金德諴金時讓成夏宗等五人○秋八月省宦寺宮女之數減闕內外柴木之費共綿布九百三十六疋從大司諫尹煌之言也○冬十月 上謂金瑬等曰今在廷諸臣多光海時立節之人然世道日下用賢無效此非臣隣之罪乃寡人不辟之致願聞闕失以補不

逮也璧對曰 殿下聰明出天故有察察小事之病又喜怒往往失中此非但有妨於政事亦非頤養心神之道也 上曰切中予病也嘉納之○大提學告缺議薦李植進秩為大提學藝文提學趙翼以植資級在已下文書座次俱有所妨乞解提學及同知館事事下吏曹吏曹覆奏言大提學提學無會坐之事請只遆同知館事從之○十二月 上幸南漢山城

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 上至自南漢山城○二

月諭三南嶺東備送農牛穀種於畿甸兩西
以濟其急○夏五月命禮曹定百官章服婦
女服色之制禁其華侈者○右議政崔鳴吉
上劄略曰朝廷者四方之紀綱大臣者人主
之腹心臺閣者人主之耳目使股肱耳目各
職其職者乃腹心也然以國家近規觀之雖
才如管葛望如王魏恐無展布之路也何者
署事罷而大臣失其職郎薦作而兩銓失其
職避嫌起而臺閣失其職　殿下不欲為治
則已如欲為治此等謬例宜在變通署事之

覘中廢已久誠難猝復亦須稍加裁酌今之備邊司即宋朝樞密之制而權設之地事多苟艱臣謂易其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而有司堂上擬望受點有實職則稱兼帶無實職則爲實職其他堂上亦於政目下批則體統尊而事有法度既無權重之嫌又無地輕之歎而國事可濟矣本朝大小除拜皆出於銓長獨吏兵郎官使郎官自薦而堂下清望除拜皆出郎官之手故銓郎權重視爲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 宣廟深惡此習特

命罷之而弊風未盡雖無郎薦之跡實存郎薦之規若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可靖矣古者臺閣各自言事人人得盡所懷而忠佞枉直易於辨別今者臺閣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使不得遂其見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獨於臺閣何可責其無纖毫過差乎惟不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上有嚴旨或被人顯斥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議公議既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也今日所陳乃是變通謬例不過一號令之

間惟備局一事頗涉重大而不如是則萬無
匡濟之望願以臣言下廟堂令政府六曹三
司長官合議處之 上嘉納○六月命任絖
主管撿飭三南舟師○秋七月起復張維為
右議政維上疏乞終制凡十八疏 上乃許
之○八月領議政金瑬有罪削爵從兩司之
請也○冬十月設文武科試取扈從人 上
御敦化門賜文壯元鄭知和武壯元崔愢貂
帽時武出身六千五百餘人訓鍊都監砲手
半之皆以名編卒伍為寃於是別設七局以

砲手出身隷焉名曰局出身置別將領之
上御後苑試出身砲藝出身等皆以舊業為
恥不肯就試兵曹判書李時白身先願試士
皆樂赴 上賜時白廐馬以奬之
戊寅十六年春正月同知中樞府事李敬輿上
疏言聞慶之北鳥嶺之東有一山城名曰御
留或云麗祖駐駕之所濶狹比南漢十分之
九險固非南漢之比中可容四五萬衆一二
萬戶東連大小白北通月嶽西接華山俗離
德裕智異宜築城以壯關防也命道臣備局

議募僧建寺徐定築城之策○義州府尹林
慶業受暇入京將還任　上召見謂曰卿爲
國勤勞愛民如子予甚嘉乃特賜內廐馬○
夏四月命廟堂選可任將領者邊以震等二
十三人召置京師○秋七月吉州牧使崔有
海進西銘箴見賜虎皮以奬之○時廷議數
請久任監司　上曰得其人則善矣不得其
人則任愈久而弊愈多聞中朝用九年箇滿
之法以我國紀綱周年之法猶難遵守況九
年乎曾遣御史廉察守令則無勢武臣必陷

於罪文官無一人見罷者文官豈皆善治武臣豈盡貪汚也惟在銓官之擇守令耳○八月先是李元翼請行三道大同法只行於京畿嶺東其後權盼觀察忠清取元翼之法平停一道田役剏為絜法籍而藏之至是忠清道觀察使金堉見其籍歎曰裕民之道其在是乎乃推演其法益加詳密馳啓言大同之法切於救民臣總計道內田結每結出綿布一疋米一斗則進上貢物本道雜役皆在其中而更無催徵之弊請令廟堂議處 上特

命行之竟以議不一未果行○冬十一月
上御晝講喟然歎曰自古國之將亡必有黨
論人君能修德則可無此弊乎知事南以恭
曰國家之害無大於此蓋其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故自有黨論以後朝廷無眞是非 上
曰然兵亂有可定之期朋黨無可定之日其
害甚於水患軍旅 宣廟幸龍灣有詩曰痛
哭龍灣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復更
西東爲人臣者見此詩而弊習日甚世道良
可慨也

己卯十七年春三月命李元翼吳允謙子孫可堪百執事者授職○上幸學謁先聖試儒生于明倫堂試武士于下輦臺○章陵火 上變服避殿減膳百官素服三日遣重臣行慰安祭○命諸道恤鰥寡孤獨賑饑餒埋骴骼須救荒撮要於中外○夏四月 上謂兼大司成李敬輿曰予欲使多士恒留泮宮其道何由敬輿對曰古有求仁志道養蒙之齋以分科教士今亦略倣此意三科各以二十人為額四學置五人并八十人令聚館學分處

三齋豊其廩食則養士之道得矣仍條陳其
節目 上命備邊司覆奏行之備邊司覆啓
曰京中則令禮曺抄擇其志學而有行者無
拘多少外方則八道監司抄擇其一道中有
才者無論生進幼學慶尚全羅忠清道歲各
貢五員其餘道各三員陞之于大學使知館
事以下相與輪回講論間以製述歲論其賢
者能者於朝次第登庸至於別勸奬則或命
製述或命殿講講書時不務慣誦取能通文
義優者直赴殿試次直赴會試或給分如其

言○禮曹啓曰立教當以小學爲本今以小學試士遍講四卷精通文義者依陞補例取十人許赴會試從之○上御春塘臺試內禁衛射砲居首者陞資其次邊將除授又其次賜弓矢兒馬綿布有差仍教曰此地便於試藝今後春則二三月秋則八九月試射砲定爲恒規○上御朝講領事崔鳴吉奏曰大綱大法當遵守先王之制而其可以變通者必隨時更張 上曰自作聰明輕變舊章自古非之鳴吉曰不然此智慮不逮徒欲更張之

謂也若使 祖宗當後世之弊則亦必更張
乃已況今大典之法廢而不行請令六曹漢
城府堂上與其郎僚講習如或有廢而不舉
者禀旨申明 上曰善嗚吉仍請癸亥以後
受教及承傳之散在各司者裒集刊行以倣
成廟朝頒前續錄 中廟朝頒後續錄之例
從之○五月大旱 上下教求言審理京外
罪囚親祈雨于社稷明日乃雨◎秋七月御
營廳啓請本廳軍以一千一百餘人為一番
間三年一上番以為定制 上可之○分遣

御史鄭致和等廉察諸道洪茂績以舊官預其選○命以綿布四千疋綿花一千五百斤分送於咸鏡南北道令節度使給其軍卒以備寒衣○上謂李時白等曰當國家無事之時尚且培養人才況今國勢漸艱乎宋高中興專賴人才曾在　宣廟朝宰相盧守愼薦權慄李舜臣亦可謂知人矣大才未嘗不自尋常中出若但取才貌伶俐者則安能辨得事業也○冬十月修茂朱縣赤裳山城以茂朱錦山龍潭鎭安長水雲峯珍山等七邑屬

之本城以僧為都摠攝協守之從巡檢使朴
潢之請也○修江華摩尼山祭天壇○慶尚
道觀察使李命雄請行大同法許之○十二
月遣備邊司文郎廳檢飭三南戰船從本司
之啓也○建祠于江華摩尼山祭山神
庚辰十八年春三月懷安大君芳幹之後居瑞
山邑守以屬籍已絶隷之賤役　上聞之教
曰　宣廟嘗教以此人等皆我　太祖子孫
今日羣臣當以　太祖之心為心此誠今日
之所可仰體者也命即蠲免○夏四月江華

史庫實録逸於兵燹者四十七册春秋館以
爲言 上命詞臣及兼春秋二十員分撰改
撰以補闕遺◯秋七月特除洪茂績爲司諫
大臣銓曺以非古例爲言改授同副承旨◯
八月正言朴長遠因月課製進反哺鳥詩有
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林禽亦動人淚
落林烏哺 上曰長遠有父母李政院對以
有偏母 上曰情見于辭令人感動風樹之
悲古人所傷其令該曹優賜米布
辛巳 十九年春正月江原道觀察使請得庚辰

條盐船稅布以充賑貧戶曹防啓 上特許
之○命京外男婦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賜
米有差○大提學李植上劄曰我東文物人
才莫盛於 宣廟之世雖守義遘亂旣崇而
圮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
所啓而簡策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不幸廢朝
間之奇自獻爲捴裁而李爾瞻朴楗等專任
修撰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非名實莫不顚
倒至其末年所書則敢爾滓穢日月之明掩
蔽天地之大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揆軌尤

非臣子所忍言也癸亥反正之初李睟光任叔英等即請修正聖旨允俞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因循忽忘以至于今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湮滅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散在朝者無一二若更數年則如臣等亦次第就木耳目聞覩便成異代而誣史遂行矣豈非臣子無涯之痛哉及此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堂上堂下三四員皆以實職兼春秋而大臣領其事就一閒處開局首先訪求士大夫

家所藏記錄而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聚集上送取其不謬乎是非名實者以為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各倣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錄以為一類又取　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依　祖宗朝當時著述並藏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也　上命議大臣皆以植言為是崔鳴吉又請專委植在家撰集曰若欲參討則藝院僚屬可與同事至於書役則槐院玉堂又是所管擇其中能書

者分手寫完且可省負役廩料之費也命如其言植遂上劄固辭春秋館啓請就一空宇與僚屬會議速完　上可之○夏四月大旱審理命贓吏雖當大霈勿宥○教政府曰舉賢良恤貧窮乃古昔捄災之道國家無事之時猶當甄收況於今日乎振拔淹滯俾無沉鬱之歎則人心悅而天怒解矣○五月靈光人李喜熊上疏獻治平十六策一曰修實德二曰置賢相三曰近正人四曰廣言路五曰崇學校六曰重師儒七曰敦教化八曰公銓

選九曰設薦擧十曰嚴考課十一曰保民生
十二曰審刑獄十三曰辨上下十四曰選將
帥十五曰正紀綱十六曰修馬政喜熊時年
八十 上曰耆老善言禮宜崇報特授通政
階○六月全羅節度使黃緝辭陛 上引見
問卿何以得至此乎對曰臣曾爲李曙褊裨
曙薦臣至此也 上曰曙爲國竭忠卿能一
如其人則予何憂哉近者湖南多災卿其撫
恤軍卒使之親上死長○秋七月平安道觀
察使鄭太和請依開城府例别設陞補於本

道許之○八月光海君卒于濟州計聞 上輟朝進素膳三日凡奠獻之具令本官精備本道觀察使進往海岸檢飭諸事遣都承旨韓亨吉致祭禮曹參議蔡裕後偕中官往護其喪葬用一等禮賜光海女子以田宅臧獲俾主其祀

壬午 二十年春正月承文院啓曰文臣之朔製月課寔我 祖宗右文作士之盛意而至 宣祖朝又選文官之有才者名以槐院製述官或稱別知製教時命製述考其能否今宜

限通政以下隨才博選常加勸課以遵 先
朝培養之方從之○二月日本國為其祖求
福新建社堂於日光山家康廟旁窮極華侈
遣差倭平幸成願得宸翰及詩文為扁額誇
耀國中流傳萬世 上不欲孤其望乃命義
昌君珖寫額曰日光淨界李明漢作序李植
作銘吳竣書之金墪崔鳴吉洪瑞鳳申翊聖
李聖求金藎國等作詩以賜之○三月饑賜
一品祿於臨海順和仁城三王子夫人以為
式○夏四月藝文館主薦無人命以曾經史

職者別兼春秋使之應薦

癸未二十一年夏五月以李浣爲三道統禦使特加一資教曰朝廷設統禦營意非偶然卿其勉之使得力於緩急◎地震 上引見三公備局堂上問弭灾之策大臣請行解恠祭 上曰文具也何益之有當今急務不外於得將大臣薦申景禋李浣 上曰古人有見賤於鄉里而一朝崛起能成大功者又有時望素重而不能成功者不可徒取一時之名也兵曹判書李時白言有金體乾者臨事不避

可屬一面嶺南朴敬祉湖西金汝水亦不可
得者也　上曰弓馬末也智略本也則足爲
帥者豈藉馳射之力○平安道觀察使啓言
淸北儒生頗有向學之心請擇本道文官爲
敎養官且印頒經書俾得培養作成　上從
之命頒經書各十件○吏曹判書李景會奏
曰　先朝實錄今將修改宜令大提學李植
偕往於檢閱沈世鼎曝曬之行考見實錄爲
上可之○冬十一月通信使尹順之趙絅等
回自日本刷還壬辰被擄男女十三人　上

命本道給衣食有親戚生存者亦並給糧○
上謂筵臣曰古者是非公故士大夫行已無
不畏愼今也是非混淆私意太勝附已者雖
貪鄙而推奬恐後異已者雖廉簡而攻斥是
事豈不寒心曾聞 先朝雖降叙命該曹必
審其人罪累之輕重而乃敢注擬今則不然
雖陷於贓汚者今日叙用明日擬望此可見
古今之異也○命禁中外乘喪嫁娶者
甲申 二十二年春正月以癘疫方熾分遣近臣
禱于名山大川○三月沈器遠謀叛伏誅器

遠貪婪無能徒以靖社勳仕為左議政兼守
禦使大司憲洪茂績屢欲彈劾同僚皆畏器
遠氣焰不應之於是茂績奮然避嫌歷數器
遠貪縱負國之罪　上遂免器遠相與論莫
不快之至是器遠潛蓄異圖以其腹心壯士
雜置扈衛外結廣州府尹權濬連謀不軌禍
機甚迫其幕下黃瀷李元老等密告凶謀於
訓鍊大將具仁垕仁垕夜馳赴闕下部分將
校譏捕賊黨器遠率其徒欲作亂仁垕叱麾
下壯士縛器遠及其徒十餘人鞫誅之策仁

𡊨等八人爲寧國功臣○秋七月東陽尉申
翊聖進所纂東史補編九卷上嘉奬命刊
行○八月慶尙道觀察使林墰啓曰東方書
院始於嘉靖年間初不過十倶闡於朝及萬
曆以後廟宇比邑相望競相誇詡尊賢尙德
之意轉成私黨朝廷莫之問官吏不能禁誠
爲寒心中朝儒先名臣合在祀典者督學按
察必先報聞然後方許立祀今後凡係新刱
書院一道通議呈書本官枚報監司轉禀朝
廷得準乃許俾無私自乖爭之弊從之○執

義金益熈進封事曰得賢才曰清仕路曰嚴
贓法曰擇守令曰行大同曰修兵制曰謹祀
典曰恢公道曰崇道學　上嘉納○冬十一
月以宋時烈宋浚吉為持平
乙酉二十三年秋七月羅州牧使李更生為官
吏梁漢龍等所刺殊死不絕全羅觀察使尹
鳴殷以更生積失人心致此變請罷其職
上曰賊徒未鞫先罷守宰適中其心命勿罷
遣敬差官張應一鞫其黨并誅之○八月命
減外廐馬三十匹以歲歉也○九月冊　鳳

林大君爲王世子先是昭顯世子卒 上以
大君夙有令聞且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乃
詢于大臣及卿大夫而定策焉 世子仁孝
豁達自在潛邸國人延頸至是正位貳極中
外大悅 王世子上䟽辭 上降手批以答
之曰予志先定詢謨僉同惟汝之賢爾毋固
辭敬守道心後 上從容謂世子曰向者答
爾之䟽有曰敬守道心此上古相傳之心法
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十六字修身治國之大要不外乎是爾其

講究精一之理力行執中之道世子起而拜
命○冬十月召前承旨金集不至集長生之
子爲人温粹精明撿身以禮嘗以執義入朝
擢承旨既而辭歸至是乃名

丙戌二十四年春正月湖西賊柳濯等謀反伏
誅濯與權大用等聚黨謀逆尼城吏李碩龍
上變告命三南監兵使發兵追捕悉誅之降
公州牧爲公山縣革連山尼城恩津合爲一
縣名以恩山改忠清道爲洪忠道○三月以
金尚憲爲左議政尚憲上劄請博選方正篤

學之士不拘科目別立官號以輔儲君上
令廟堂覆奏廟堂請倣宋朝故事通政以上
稱贊善通訓以下稱翊善參下官稱諮議從
之
丁亥二十五年春正月刑曹判書閔聖徽捕兩
大君宮奴之犯法者各十八人啓請全家徙
邊從之○夏六月輔德趙贇進書筵備覽一
卷上命下東宮賜虎皮獎之○秋七月京
畿江原道大水命移江都南漢米賑之○八
月命內外東西班三品以上歲薦可任守令

者三人或不勝任薦者同罪著爲式○冬十
月移全南道牟麥一千斛賑畿内飢
戊子二十六年春閏三月預頒百官夏等祿以
前年歉荒也○命移茂朱龍潭錦山等邑田
稅儲留于赤裳山城以備緩急從全南觀察
使李時楷之請也○夏六月禮曹以今歲稍
豐請復諸道朔膳及三名日方物之封進
上許之○秋七月以周禮八十件頒賜廷臣
以周禮切於治法也○左議政李景奭進燕
閒要覽 上曰毋負卿意也○八月禮曹啓

言杜氏通典文獻通考等書甚有裨於儀文考閱請令户曹給價於節使之行從便貿來許之○成均館啓言故事監試初試坼榜之後知館事以下相議開坐稱以大輪次聚儒生之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優等十人報禮曺入啓直赴生進覆試盖慮有遺珠之歎也今請遵此例試取從之○冬十月命右贊善金集翊善宋時烈諮議權諰並乗馹上来○十一月備邊司啓曰刑杖之用各有其制訊杖有輕重之式笞杖有大小之別如或有違

法者則繩以重律 祖宗成憲若是之嚴而近日法紀隳紊爲官吏者以刑杖爲飾怒之具邊遠之邑此習尤甚請飭中外使遵舊式從之○十二月命錄用故儒臣金長生張顯光朴知誠鄭經世等門生子孫之有才行表著者

己丑 二十七年春二月 上御仁政殿冊 元孫爲王世孫受百官賀除諸道方物禮曹請依大明會典皇太孫冠禮後百官賀禮之文百官詣時敏堂行賀禮於 王世孫 上命

權停○三月命備邊司選儒將七人洪處厚
成楚客洪重普申汎奇震興李禬柳淰也又
選武臣不次擢用者崔廷顯柳赫然等十人
○先是豐基郡人秦關朴之英徐泰一等上
疏言　穆祖考妣陵寢在於三陟府黃池蘆
洞中三陟奉化旌善等邑之人往往有指點
言之者疏下禮曹議于大臣先令慶尚觀察
使率秦關搜尋次遣禮曹參判許啓同驗果
有馬鬣封三面石址如墻者而終未得標識
遂命本官修墓置守戶○王世子以弼善沈

大孚即舊時師傅也令侍講院議其禮貌於該曹該曹言尊師之道雖重今旣爲宮官則不可異其禮貌也 王世子如其言○夏四月禮曹判書趙翼進所著困知錄 上賜阿多介以奬之○選文臣年三十五以下使專治一經每四孟朔十一日爲殿講考其能否修故事也與選者凡三十有五人○賜二品以上及近侍臣小學各一部○五月 上有疾不豫諸臣請設侍藥廳以有弊不許大臣承候於閤內必冠帶而見之是月丙寅 上

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都中士庶奔走赴
闕下號哭塡咽街巷遠近章甫來哭者不絶
於途窮鄕僻村愚魯之氓亦莫不號慟如喪
考妣　王世子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
上謚曰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廟號仁祖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